

笑浪交融

打破地域隔閡雙向奔赴

激活華語喜劇新舞台

ComedyOne在西九自由空間表演現場，來自內地的脫口秀演員們和全場觀眾合影。主辦方供圖

江梓浩在廣州表演棟篤笑，和觀眾合影。網上圖片

江梓浩為「港·萬象」城市名片計劃活動做開場棟篤笑表演。主辦方供圖

內地脫口秀來港表演受歡迎
華語喜劇應是交響而非獨唱

較為特別的是，香港近年來開始出現普通話脫口秀俱樂部，與內地俱樂部合作，邀請內地脫口秀演員來港演出。自2024年9月成立以來，由多位脫口秀資深人士組成的普通話脫口秀俱樂部ComedyOne就已經邀請包括呼蘭、何廣智、毛豆、小北等內地十餘位知名脫口秀演員來港演出。今年初，在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大盒，ComedyOne的一場「龍年封箱」演出，就集結了包括山河、菜菜、南瓜、繼業、陳述在內的五位內地脫口秀新星。記者發現，也許基於內地脫口秀綜藝強大的曝光，現場大多數觀眾乃是由內地專程來看演出的，也有觀眾專程從新加坡等海外地區「遠道而來」，觀眾中亦不乏還是學生身份的「港漂」。「來看脫口秀，順便來香港玩一下。」散場後有觀眾表示。雖然暫時瞄準的仍然是香港的普通話人群，但脫口秀正在成為另外一種「香港引力」。

在場亦有部分本地觀眾，記者觀察到，雖然文化背景與語言習慣不同，他們亦被滾滾笑浪所席捲。「講到什麼雞架亂七八糟，窮人的生活，大家都能理解到。」繼業在演出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感慨，一旦場子熱起來，其實只需「兩三句話就能感覺氣場是合的」。這個96年出生的山西小夥，起初亦擔心粵語文化區的觀眾無法理解這些接地氣的表達，然而笑聲很快淹沒他的疑慮。繼業並非唯一感到意外的演員。來自陝西的南瓜第二次踏上香港的土地，他用同一套基於綜藝創作的段子，輕輕點燃了香港場子，正如他此前在新加坡的演出。

脫口秀綜藝重塑行業市場

當內地演員們頻來港演出時，內地市場正經歷變化。繼業清晰記得2020年《脫口秀大會3》的盛況：李雪琴們的爆紅讓脫口秀「從無人知曉到全民熱議」。而如今，行業卻陷入「甜蜜的煩惱」——現在往往同時湧現四五檔喜劇節目，觀眾直呼「看不動了」。

「騰訊愛奇藝的節目已經飽和，大家真的看不動了。」繼業分析道。節目數量激增稀釋了演員的曝光效果：「本來只需和50人競爭，現在兩檔節目分流觀眾，可能一邊只剩50人看。」南瓜則感受到更直接的創作壓力：「觀眾審美提高了，平淡的段子他們覺得沒意思。」兩位演員不約而同提到「注意力經濟」的殘酷性。線上五分鐘的表演決定了很多脫口秀演員的命運——「錄製時沒講好，就是永遠的遺憾。」南瓜說。而繼業則擔憂創作同質化：「男生只能講自己傻、醜、窮，話題空間其實有限。」

穿梭於不同城市巡演，演員們對不同地域文化下的觀眾反饋十分敏感。在山東、安徽等地，觀眾熱情如火山噴發。「喜劇之神降臨了，」繼業形容濰坊的演出，「段子講哪哪笑。」這些初嘗脫口秀的城市，將新鮮感轉化為毫無保留的掌聲。而在北京、天津這本就有長久的喜劇文化消費習慣的地域演出，則要面對更嚴苛的考驗。「你的梗要比觀眾快兩三步才行，」繼業總結京津地區的演出經驗，「他們像考官，一個梗沒征服就不太笑了。」在西安，觀眾要的是「脆」——越快引爆笑點越好，否則氣氛容易尷尬。南方呈現出另一番景象。深圳觀眾秉持「花錢必笑回本」的實用主義，上海人則保持優雅的禮貌性笑聲。地域性格也深刻影響着表演方式。

內地脫口秀行業高速發展的背後，離不開無數脫口秀愛好者的堅持和嘗試。南瓜的故事尤為典型——2019年他還是西安街頭的外賣騎手，偶然通過短視頻接觸脫口秀。首次開放麥失利後黯然放棄，半年後重拾話筒，終於在2022年登上綜藝。「全國每年只選二三十個新人，我非常幸運。」他輕描淡寫地說。繼業的入行同樣坎坷。本想做「漫才」卻與搭檔決裂，轉戰單口喜劇又花了三個月擺脫「文藝匪演腔」。他認為脫口秀新人最好要經歷半年以上開放麥的試錯：「每周至少兩次登台，記下哪裏快了慢了，哪裏不好笑。」

這些草根出身的演員，正推動脫口秀完成「本土化」蛻變。當繼業母親把《奇葩說》中的大段辯論也當作脫口秀時，他意識到「脫口秀」概念的泛化已不可逆：「父母輩覺得是就是，最終他們會買票。」而更多方言創作的可能性也在萌芽——南瓜在觀察陝西籍演員凌瀟肅的陝西方言表演後，開始思考如何在自己的脫口秀創作中融入家鄉話而避免突兀。

百花齊放 笑是共通的語言

隨着時代發展，語言的差異似乎越來越不是阻礙。南瓜坦言自己雖聽不懂粵語棟篤笑，卻曾在觀看江梓浩表演的過程中「被那個氛圍帶進去，想一塊笑。」這種超越語言的感染力，印證了好的喜劇作品擁有打破地域限制的可能性。繼業認為：「粵語棟篤笑和普通話脫口秀感覺完全是不一樣的體系，但都可以在各自的土壤中生長壯大。」

當普通話脫口秀在維港畔開拓新領土，粵語棟篤笑也在重新培育着新時代下的觀眾。江梓浩認為，前輩黃子華的光環能夠照亮新一代演員，華語喜劇理應形成多聲部的交響。無論是粵語棟篤笑還是普通話、方言脫口秀，都有希望在這個時代找到自己的觀眾，行業整體也將在一位位創作者「百花齊放」的具體探索中被拉動向前。

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《2024年全國演出市場簡報》，2024年全國營業性演出（不含娛樂場所演出）票房收入579.54億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，同比增長15.37%。演出行業已成為促進文旅深度融合和拉動文旅消費的重要力量。2024年，在小劇場和新空間演出中，脫口秀（單口喜劇）演出場次和票房上升幅度最大，分別上升53%和48%。

這其中，亦有演員以粵語棟篤笑的形式嶄露頭角。

廣州演員江梓浩，早前受邀為香港旅遊發展局和騰訊微信合辦的「港·萬象」城市名片計劃活動做開場棟篤笑表演。儘管表演時間並不長，卻有相當的象徵意義——作為面向非粵語地區宣傳粵語文化的重要名片，粵語棟篤笑似乎正在被重新關注。當下的粵語棟篤笑，是否發展出新特點？

比賽失利後「粵」然開朗

江梓浩的喜劇之路始於黃子華的啟蒙。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，他直接地表示：「我做棟篤笑就是因為黃子華。」實際上，江梓浩曾在上海作為普通話脫口秀演員經歷了八年的歷練。早在內地脫口秀競演綜藝誕生的2017年，江梓浩就成為了首屆參賽選手。而後七年間，他從未缺席。對於中國這片尚不成熟的「脫口秀土壤」來說，江梓浩無疑是幸運的，他擁有着全國脫口秀演員無不向往的機會，但從結果來看，江梓浩總是「一輪遊」的結果，這又讓他本人頗感「命運弄人」。

究竟是水平問題還是運氣跌宕，沒有人能夠給出確切的答案。去年比賽失利後，他轉頭回到了老家廣州，久違地撿起了粵語棟篤笑。沒承想，這一舉動像是打通了他的「任督二脈」，經歷了半年多粵語專場打磨的他再度歸來，以廣東人視角帶來了一場粵語和普通話夾雜的表演，觀眾直呼「一口廣東味的梓浩，變好笑了」。不少非粵語區的觀眾，也從江梓浩的演出中燃起了對於粵語文化和棟篤笑的興趣。

棟篤笑不限於一種類型

黃子華將棟篤笑深植於社會批判與人性質問，其表演承載着厚重的公共表達，這固然成就了其無

上，江梓浩曾在上海作為普通話脫口秀演員經歷了八年的歷練。早在內地脫口秀競演綜藝誕生的2017年，江梓浩就成為了首屆參賽選手。而後七年間，他從未缺席。對於中國這片尚不成熟的「脫口秀土壤」來說，江梓浩無疑是幸運的，他擁有着全國脫口秀演員無不向往的機會，但從結果來看，江梓浩總是「一輪遊」的結果，這又讓他本人頗感「命運弄人」。

究竟是水平問題還是運氣跌宕，沒有人能夠給出確切的答案。去年比賽失利後，他轉頭回到了老家廣州，久違地撿起了粵語棟篤笑。沒承想，這一舉動像是打通了他的「任督二脈」，經歷了半年多粵語專場打磨的他再度歸來，以廣東人視角帶來了一場粵語和普通話夾雜的表演，觀眾直呼「一口廣東味的梓浩，變好笑了」。不少非粵語區的觀眾，也從江梓浩的演出中燃起了對於粵語文化和棟篤笑的興趣。

棟篤笑不限於一種類型

黃子華將棟篤笑深植於社會批判與人性質問，其表演承載着厚重的公共表達，這固然成就了其無

AI翻譯字幕助力棟篤笑傳播

「一種語言甚至代表了一種思維模式，我在講粵語的時候，大家都說我的看起來都不一樣。」粵語作為江梓浩的母語，承載着他最本真、最鮮活的表達衝動與幽默感。然而，粵語與普通話的天然隔閡，也構成了將其推向更廣闊市場的現實屏障。江梓浩坦言，當前粵語棟篤笑和普通話脫口秀的市場規模不可同日而語，他觀察到在廣州俱樂部進行的棟篤笑演出，台下觀眾往往不多，「甚至有時只有一兩人。」以粵語表演的棟篤笑，對於觀眾來說存在「天然門檻」，也對創作者提出了不同的要求。

他補充道：「畢竟有語言的限制……我很難說會把棟篤笑推廣到能上春晚的地步。」面對這一挑戰，他正積極嘗試在粵語專場中加入精準的普通話字幕，如同成熟話劇的操作模式，為非粵語觀眾搭建起理解的橋樑。他亦關注AI技術對粵語傳播的潛在助力，儘管目前AI翻譯粵語字幕尚有生硬之處，但以技術疊代傳播方式的方向無疑是積極的。

關於棟篤笑的表演形式能否與大灣區文旅做結合，江梓浩認為：「做好自己能做好的事情，就是為這個地方作一些貢獻。」黃子華當年萬人空巷的紅館盛況，已證明頂級的喜劇產品本身就能成為強大的文旅吸引力。江梓浩期待的是生態的繁榮：更多人來參與棟篤笑創作，讓更多元的風格湧現，擁有更為豐富的平台支撐，比如社會方面可加強對粵語的保護和傳承、本地媒體可製作粵語脫口秀比賽。只有當棟篤笑真正成為一個活躍的、群眾基礎十分廣泛的喜劇門類，而非孤峰聳立的「文化遺產」時，其「文旅價值」的發掘才能水到渠成。

歡迎反饋。副刊部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